

錢海岳及其《南明史》：中國現代史學界的幽光^{*}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楔子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某個黃昏，兩名美國歷史學教授展開討論，甲教授發現，儘管自己把所有相關事實和邏輯推導過程講得清清楚楚，乙教授仍無法接受自己認為正確的信念，甲教授為此深感苦惱。但是，當甲、乙兩教授與外行人如政客或傳教士討論時，則討論簡直無法展開，因為雙方連基本共識都達不到。夜幕尚未降臨，討論已經結束。然後，借助阿拉伯神話中的神燈，兩名教授把十三世紀歐洲神學大師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請出來，讓他講述自然法則；又將十三世紀歐洲大文豪但丁(Dante)請出來，讓他就國聯(League of Nations, 即未來的聯合國)發表意見。結果，阿奎那發表了他的《神學全書》(*Summa Theologica*)而但丁發表了他的《君主論》(*De Monarchia*)。兩位美國教授更加廢然敗興，只好禮貌地說：阿奎那與但丁尚未發揮其最精彩的才華，而私底下則認為他們簡直是廢話連篇。

以上是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L. Becker, 1873–1945) 1931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演講的開場白。¹ 貝克爾指出，二十世紀的人覺得阿奎那和但丁不可理喻，原因當然不是阿奎那和但丁不夠聰明或其分析缺乏邏輯，而是因為中世紀歐洲的「知識氛圍」(climate of opinion)，迫使他們以某種特別的方式發揮其才智、運用其邏輯。所謂「知識氛圍」，是指被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成見」，² 例如基督宗教神學理論，就是十三世紀歐洲的「知識氛圍」。阿奎那的《神學全書》，就是這種「知識氛圍」

^{*} 拙文初稿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2007 年 6 月 27–28 日舉辦之〈橫看成嶺側成峰：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之回眸〉研討會，感謝舉辦當局及與會師友的批評指導。另外，拙文得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何漢威教授及三位匿名評審員的寶貴批評，糾謬正誤，惠我良多，謹此表示深切的感謝。

¹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5. 該書中文書名依何兆武中譯本，見卡爾·貝克爾(著)、何兆武(譯)：《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另附二種)》(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² 何兆武把 climate of opinion 譯為「輿論的氣候」，筆者以為「信」有餘而「達」不足，因此自創「知識氛圍」。

下的產物。二十世紀的學者，對於阿奎那的論點，覺得既不需要同意，也不需要反對，只能說毫不相干。³ 原因是今人的「知識氛圍」，與歐洲十三世紀基督宗教神學主導下的「知識氛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比起貝克爾的「知識氛圍」論，湯瑪斯·庫恩 (Thomas S. Kuhn, 1922–1996) 的「範式」(paradigm) 論，發表更晚，影響更大。庫恩指出，在自然科學，一旦出現科學成就，能夠(一)破舊立新、把遵奉其他模式的研究者吸引過來；(二)並為研究者留下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這些科學成就，即為「範式」。⁴ 範式內各種理論在概念上、觀測上、儀器上的應用，被一再地、近乎公式化地展示，並體現在自然科學教科書上、講課上、實驗上。遵奉這範式的學術界成員，學習這些範式，掌握了一套理論、方法、標準，並用之於研究上，就這樣學成滿師了。範式不僅為科學家提供地圖，也為科學家提供繪製這地圖所必須掌握的方向。⁵ 既然如此，範式如何改變？科學家根據現有範式，憑著自己的技藝、智慧、天才，發現了一些現有範式所無法預期、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 (anomaly)，在一段時間內，科學家嘗試用現有範式「招安」這些異常現象，好讓這些異常現象符合現有範式，變得「正常」(lawlike)。在這「招安」過程中，科學家被迫改變他們原有的預期，改變他們的實驗標準，甚至改變他們最基本的信念。這就是科學革命。⁶ 科學的革命，就是範式的轉變。但不同範式之間的對抗或興替卻不是靠邏輯或實驗來解決的，因為遵奉不同範式的成員，各以其範式來維護其範式，造成循環論證。範式轉變並不意味標準因此提高或下降，而只意味標準從此改變。⁷

因此，不論是貝克爾還是庫恩，他們都同意，在任何時代，在任何知識領域，都存在一套超越個人智慧、為個人所或多或少、不知不覺地接受的法則，叫它們做「知識氛圍」也好，「科學範式」也好。這些知識氛圍或科學範式的確會改變，但在被改變、被揚棄之前，將一直規範著研究者，不僅規範著研究者寫甚麼，還規範著研究者如何寫。

問題的提出

用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現代中國學術「知識氛圍」或「科學範式」來衡量，出身商店學徒，其後躋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岑仲勉 (1885–1961)，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發

³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pp. 11–12.

⁴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0.

⁵ *Ibid.*, pp. 43, 109.

⁶ Thomas S. Kuhn, “The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173–76.

⁷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p. 93–94, 108. 筆者以為，庫恩在這一點上與貝克爾最接近。

表多篇論文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岑氏逝世多年後，其論文被編輯成書，取名《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⁸岑氏這些論著，均採用長篇學術論文形式，有立論，有分析；使用史料，均注明出處。岑氏在中國現代史學界備受尊重，自不待言。人們也許不同意岑氏的論點，也許對岑氏的評價有分歧，但對於岑氏這種寫作方式的正確性及其工作單位的權威性，則毫不懷疑。中國現代史學界的「知識氛圍」與「科學範式」，於焉可見。

但是，假設今天兩岸三地中國史學界的學刊或出版社編輯，收到一份現代研究者的文稿或書稿，它不是現代人熟悉的學術論文或專書，而採用本紀、列傳、志、表這種由公元前二世紀司馬遷開創、後來成為中國歷代王朝官方史學的「科學範式」，並運用傳統中國史學的春秋筆法，彰顯其心目中的政治正統觀念，編輯將如何處置？整個當代中國史學界又將如何回應？恐怕是一片啞然。中國現代史學界「知識氛圍」與「科學範式」的威力，也馬上於焉可見。

不幸，這不再是像上述兩名美國教授用阿拉伯神燈請出阿奎那的虛擬場景，而是真人真事，錢海岳（1901–1968）及其苦心經營的《南明史》的遭際，可以說充份見證了中國現代史學界「知識氛圍」與「科學範式」的威力。

2008年距離錢海岳逝世，恰好四十周年。錢氏早年以「建天下奇功業」自許，但一直聲名不著，於文革期間被迫害至死，而逝世後近四十年（2006），其《南明史》始正式出版，得見天日。錢氏《南明史》之編纂，信乎可謂現代史學界之「奇功業」，乃錢氏命運之奇蹇，亦令人不勝扼腕嘆息。本文探討錢海岳生平、史學思想，以及《南明史》之編纂及版本流傳過程，一方面悼念這位在文革期間遇害的現代明史學家，另一方面也意圖通過錢海岳這一段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光譜」中的「幽光」，揭示近代中國學術範式的轉移。⁹

要研究錢海岳，馬上遇到的困難，是史料的匱乏。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錢海岳《南明史》十四冊，蔚為巨觀，於錢海岳，於史學界，均可謂功德無量之舉。其中，第1冊載中華書局編輯部之〈出版說明〉以及錢海岳之〈義例〉，介紹了錢海岳的生平及史學思想；而《南明史》之內容、體裁，亦反映錢海岳之思想、心志。錢海岳家屬供稿、燮賡改寫之錢海岳傳記，刊載於《無錫歷史名人傳》第1輯，雖篇幅甚短，卻具一定參考

⁸ 《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⁹ 王爾敏研究晚清民國的思想變遷，於主要思想家之外，更加意於名望不高、學行不彰的「小儒」，例如寂寂無聞的香港新界西貢海下村的塾師翁仕朝（1874–1944）等，可謂早著先鞭，筆者受其啟迪甚大。見王爾敏：《近代經世小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價值。¹⁰以研究晚明歷史著稱的謝國楨，對於錢海岳的南明史研究，有所留意。顧頡剛對於錢海岳《南明史》之出版，貢獻最大；其日記提及錢海岳者凡二十三處，對於錢氏晚年結局及其《南明史》的出版，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資料。¹¹除此之外，已知錢海岳尚有詩詞集、文集、論著凡十種，但只知其名，不見其書，¹²使我們難以了解錢氏的社會網絡和精神面貌。史學界如果對於錢氏有所留意的話，也只能始於《南明史》正式出版之日，因此目前找不到任何有關錢海岳的研究，令人感到相當無奈。

錢海岳生平

錢海岳，字騰英，江蘇無錫人。¹³他編纂《南明史》的經歷，與父親錢麟書有莫大關係，因此談錢海岳，須由錢麟書談起。

筆者能夠找到的關於錢麟書的主要史料，是錢麟書光緒十五年(1889)江南恩科鄉試的硃卷。據這份硃卷，錢麟書原名錢際安，字子瑞，號立剛，生於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63年2月12日)，家中排行第一。光緒十五年，他以江蘇常州府金匱縣縣學附學生員(附生)的身份，參加江南恩科鄉試，中式成為舉人，名列第一百七十五名。這一年，錢麟書二十六歲，父親錢元禧仍健在，母親秦氏、王氏已過世，因而其硃卷上寫著「嚴侍下」三字。錢麟書妻子顧氏，為顧名梓女兒。錢麟書與妻子顧氏當時育有一子(錢廷選)二女，蓋錢海岳尚未出生也。¹⁴又，錢海岳於

¹⁰ 錢海岳家屬(供稿)、燮賡(改寫)：〈錢海岳〉，載政協無錫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纂)：《無錫歷史名人傳》第1輯(無錫：政協無錫市委員會，1987年?)，頁141-46。下文引此只作〈錢海岳〉。

¹¹ 《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該書附有人名索引，檢索甚便。

¹² 錢海岳的這十種著作為：《哀蟬落葉集》、《海岳文編》、《海岳遊記》、《能史閣文集》、《渙花樓詩集》、《明清故宮詞》、《重修清史商榷》、《吳越國故跡攷》、《禹跡攷》、《訂補歷代州域形勢》。見中華書局編輯部：〈出版說明〉，載錢海岳：《南明史》，第1冊，頁2。下文引此只作〈出版說明〉。

¹³ 〈出版說明〉，頁1。

¹⁴ 錢麟書光緒十五年己丑江南恩科鄉試硃卷，載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182冊，頁291-315。又，錢廷選後來似乎參與了《錢氏菱溪族譜》的編纂，此族譜刊行於1929年，見錢洪烈、錢廷選等(纂修)：《錢氏菱溪族譜》(民國十八年[1929]惇彝堂刻本)，16冊，載〈中華姓氏尋根網〉之〈家乘族譜資料〉，<http://www.chinasurname.com/00727.htm>。檢索日期：2008年6月10日。按：此族譜筆者未曾親見，查上海圖書館亦收有刊行於1919年之惇彝堂刻本16冊《錢氏菱溪族譜》，但編纂者為武進錢增偉，編號為923848-63；另有二部，編號分別為JP1217及JP1217-1。也許錢廷選參與編纂者即為此二部之一？見上海圖書館(編)、王鳴鶴等(主編)：《上海圖書館藏家譜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072。

1944年在其《南明史》的〈義例〉謂「先子見背揮忽一紀」，則似乎錢麟書逝世於1932年，¹⁵享年六十九歲。

錢麟書中舉後，獲授安徽潁州府通判一職。¹⁶光緒二十八年(1902)底，即錢海岳誕生後一年，同鄉楊道霖致函麟書，謂同年胡銳生擔任湖北學政，擬薦錢麟書入胡銳生之幕。楊自稱「世小弟」，稱錢麟書為「子才大兄姻世大人」，則可知錢麟書又有「子才」之字號，而似乎楊、錢為姻親。楊勸錢「鼓輪西上」，當係指乘搭輪船沿長江西上武漢之意。¹⁷若錢麟書當時仍擔任安徽潁州府通判，則潁州在武漢西北偏北，若真從潁州赴武漢，似不當「鼓輪西上」而當「南下」，可見錢麟書極有可能當時已經調職或正好休假還鄉。宣統三年(1911)，錢麟書調安徽徽州府績溪知縣，¹⁸是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覆亡。「民國初年，錢麟書應清史館之聘協修清史，海岳隨侍在京」。¹⁹按，民國三年(1914)，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獲袁世凱委任為清史館館長，在北京主持編纂清史，至民國十七年(1928)，《清史稿》正式刊行。錢麟書攜錢海岳入京，當在1914年後。查《清史稿·附錄》趙爾巽之〈發刊綴言〉及金梁之〈校刻記〉，並無錢麟書其人，²⁰可見錢麟書並非清史館執事人員，而是清史館「延聘百數十人」之一。²¹錢海岳日後立志編纂南明歷史，當即萌芽於這一段獨特的經歷，下文對此將有更加詳細之探討。

錢海岳自小就受到父親十分嚴格的教育，十多歲即以善寫駢文而馳名鄉里，且性好遊覽。由於父親獲聘參與清史修撰工作，錢海岳也隨父親入京，就讀於北京朝陽學院。其早年著作《海岳遊記》之〈自序〉，頗予人以才情橫溢、氣魄宏偉之感：

予少有大志，束脩以來，欲盡讀天下奇書，交天下奇士，窮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業。四歲識字，七歲為詩文，九歲卒九經，十六極諸史，泛濫百家，兼及鞞譯象寄。俛仰公卿士大夫間，歷知於馮蒿庵、樊樊山、王晉卿、秦宥橫、林畏廬、趙次山、張季直、梁任公諸先生。²²

¹⁵ 《南明史·義例》，頁2。

¹⁶ 〈出版說明〉，頁1。

¹⁷ 楊道霖：〈與錢子才孝廉麟書書〉(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二月初十日)，載楊曾勗(輯)：《無錫楊仁山先生遺著》(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1961年)，〈書牘〉，頁9-10。楊道霖為無錫人，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經濟特科中考得二等，見趙爾巽等(編纂)：《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一〇九〈選舉四·制科〉，頁3179。楊道霖撰有《光緒通商列表》等，曾任職廣西柳州知府。留意：〈出版說明〉稱錢麟書字「史才」。楊道霖為錢麟書同時人，寫信予錢，應不至於弄錯對方字號；但文人字號特多，本不奇怪，錢麟書本人的鄉試硃卷上，就稱自己「字子瑞」。

¹⁸ 〈出版說明〉，頁1。

¹⁹ 同上注，頁3。

²⁰ 《清史稿》，頁14731-40。

²¹ 同上注，頁14737。

²² 轉引自〈出版說明〉，頁1。

朝陽學院創辦於 1912 年，後更名為朝陽大學，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法學教育機構，民國政要居正，即先後擔任該院校董及院長。該學院培養出大量法律人才，有「無朝〔朝陽〕不成院〔法院〕」之美譽，²³但並不以文史研究著稱。朝陽學院的人脈，沒有為錢海岳的事業發展提供任何幫助。²⁴1925 年，錢海岳二十四歲，畢業於該校政治經濟科，在北洋政府印鑄局文牘課任職。²⁵以時局動蕩及收入微薄之故，離京南下，返回家鄉無錫，不久又再離鄉南下，到廣州參加國民黨政府。經邵力子介紹，加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擔任秘書，參加北伐。當時的參謀處秘書長，正是邵力子。1928 年，錢海岳隨國民政府進駐南京。此後十年間，錢海岳之於邵力子，關係形同長隨之於官員。1937 年，邵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錢也隨之調任部長室幹事。²⁶大抵於三十年代，錢海岳開始撰寫南明歷史，期間得到朱希祖 (1879–1945) 的幫忙，並於 1944 年完成初稿 (詳下文)。

1937 年，抗戰軍興，錢海岳隨國民政府西遷重慶。1938 年，任考試院秘書。1941 年，改任開國文獻館專門委員。1943 年，錢海岳西去新疆，任邊防督辦公署秘書處副處長。一年後，改任新疆學院 (一說新疆女子學院) 院長兼該院中文系教授。1946 年，宋希濂出任新疆警備司令，錢海岳應宋邀請，為其高級部署講解《資治通鑑》。²⁷1948 年，錢海岳返回南京，繼續任職於開國文獻館。時國共內戰已近尾聲，國民黨敗局已定，倉皇南遷，開國文獻館亦將搬往廣州。錢海岳無意追隨國民黨，帶同家眷行李，乘火車從南京南下廣州，中途在無錫下車，返回久別的家鄉。²⁸

1949 年，錢海岳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4 月 23 日，共產黨軍隊佔領無錫。7 月 1 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改名為無錫中國文學院，錢任教務長。1950 年 7 月，參加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結業後，分配至蘇南文物管理委員會，擔

²³ 熊先覺、徐葵 (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前言〉，頁 1；〈校史志略·附錄〉，頁 69–80。

²⁴ 錢海岳撰寫南明歷史，得到朱希祖的幫助甚大。朱希祖長子朱悝曾經在朝陽學院任教 (見《法學搖籃》，頁 77)，但朱悝 1932 年於柏林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始回國執教，而錢海岳早於 1925 年畢業，則錢海岳見知於朱希祖，非憑朱悝，而是憑著乃父錢麟書參與編纂清史時朱希祖恰好擔任清史館總纂這段淵源 (詳下文)。

²⁵ 以下有關錢海岳生平之描述根據兩種資料：〈錢海岳〉，頁 141–46；〈出版說明〉，頁 1–2。

²⁶ 究竟錢海岳如何結識邵力子，筆者無從得悉。目前存世的邵力子作品，為其遺孀傅學文編集之《邵力子文集》。惜此集所收，盡為邵力子報刊文字，無私人通信文字以反映其交游事跡，見傅學文 (編)：《邵力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²⁷ 〈錢海岳〉，頁 143。按：該傳記指錢海岳 1943 年調往新疆，但沒有明確指出錢海岳為宋希濂部屬講授《資治通鑑》的時間，容易造成誤會，以為錢為宋部屬講授《資治通鑑》一事亦在 1943 年，實則宋駐防新疆，事在 1946 年，則錢之講授《資治通鑑》，亦必在 1946 年之後。

²⁸ 〈錢海岳〉，頁 143。

任文書工作，並當選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蘇州市委員、政協蘇州市委員。江蘇建省，蘇南、蘇北兩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合併，錢海岳被調至江蘇省博物館。1956年，任該館助理研究員。大抵於五、六十年代期間，錢海岳結識了柳亞子與顧頡剛，對他撰寫南明歷史一事，甚有幫助(詳下文)。

1960年，錢海岳調任南京圖書館，整理《江蘇通志稿》，適郭影秋擔任南京大學校長，郭為錢之同輩，亦以研究南明史見稱，堪為錢之知音，遂聘錢至南京大學教授南明歷史。²⁹1966年末，文革爆發。1968年1月14日，錢海岳於南京被迫害至死。對此，錢海岳家屬供稿，變賡改寫之傳記語焉不詳，僅謂：「1968年1月14日，錢含冤逝世於南京。」³⁰顧頡剛日記則引述錢海岳外孫堵炳元以及女婿堵仲偉，披露錢海岳被迫害至死的情況：

[1971年6月7日]午，潮同學堵炳元來，乃知江蘇文管會中分兩派，69年兩派鬥爭，錢海岳竟成犧牲品，被掖至明孝陵推下跌死。其《南明史》抄有複本，兩派各取其一，其下落遂不可問，此真奇冤也！³¹

[1979年4月1日]堵仲偉來，談錢海岳事，出示《南明史稿》目錄及引用書目。……錢海岳以四十餘年之力整理南明史，書方成而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以其曾表章鄭成功，被誣為宣傳蔣介石反攻大陸，拉之至明孝陵，從上推之下，遂跌死。年才六十七耳。幸稿尚保存於其婿堵氏家，今日攜來，觀其引書至三千數百種，可見其採集之勤也。³²

對於錢海岳這位「一本天王正統」、「辨名正位，扶統立極」的明朝「正史」史家而言，³³被摔死於明太祖陵墓，雖曰橫死、慘死，亦可謂以身殉明，以身殉史，死得其所矣。造物之弄人，一至於此，可為浩嘆。

錢海岳《南明史》之編纂及出版

錢海岳編纂南明歷史這一志業，緣起為何？過程如何？簡單而言，是受父親及前清遺老鼓勵，1931年動筆，1944年寫成一百卷本初稿，至1968年遇害前已經擴充至

²⁹ 同上注，頁143-44；〈出版說明〉，頁2。

³⁰ 〈錢海岳〉，頁145。

³¹ 《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317。按：「潮」即顧頡剛女兒顧潮，顧氏此處誤記年份，蓋錢海岳死於1968年。〈出版說明〉頁11亦指出顧氏此處誤記年份，認為日記的「六九年」為「六七年」之誤。

³² 《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641。在1978年7月13日的日記中，顧頡剛再度提及錢海岳之死，見《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571。

³³ 《南明史·義例》，頁3。

一百二十卷。回答此問題，最可靠的答案，來自他本人於「崇禎甲申後三百年日長至」即 1944 年 12 月 22 日撰寫的《南明史·義例》：

余少治春秋，於歷朝乙部諸書，靡不紬繹。洎侍先夫子京師，獲接定陵來瑰瑋博達方聞諸老履綯，於時馮蒿庵中丞、柯蓼園閣學、繆藝風學政、吳式溪侍讀、陳伯陶編修，皆以史學名家。先子及諸老於樞史之暇，嘗詔海岳曰：「明自南渡後，安宗、紹宗、昭宗，監國魯王，下暨臺灣賜姓之亡，疆土萬餘里，首尾四十年，其間興亡治亂、戰守攻取、得失乘除之跡，禮樂征伐、刑賞黜陟之政，忠臣義士杖節死綏、殊功肆德非常之行，庸人僨國、驕將悍卒、禱杙嵬瑣兇慝之狀，樹鄴樹灌之遺，板蕩黍離之際，宜有專史綴述其事。而前史仍忌諱之私，不為紀傳；稗乘沿耳食之謠，多所桀午。口譚浸失，文獻無徵，倘能網羅放失，整齊舊聞，勒為一書，以附季漢、西魏、續唐、南唐、南漢、南宋之列，此名山業也，子其念哉。」海岳謹受命，退而盡發家藏，不足則博搜內府黃案及故家書庫，二十年來，露纂雪鈔，緘固積十餘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磊落乎耳目，旁薄於心胸，時覺有數百卷史事，怪怪奇奇，薄喉衝脣而出。³⁴

定陵指清文宗的陵寢，「定陵來瑰瑋博達方聞諸老」，泛指咸、同、光、宣四朝官員、學者。馮蒿庵中丞，指江蘇金壇馮煦（1843–1927）；柯蓼園閣學，指山東膠州柯劭忞（1848–1933）；繆藝風學政，指江蘇江陰繆荃孫（1844–1919）；吳式溪侍讀，指浙江杭州吳士鑑（1868–1934）；陳伯陶編修，指廣東東莞陳伯陶（1855–1930）。以上五人，柯為清史館代館長兼總纂，繆、吳亦為清史館總纂，³⁵馮、陳二人非清史館執事人員，亦不以史學著作名於世，但均為博物洽聞之士。錢海岳跟隨父親錢麟書入清史館協修清史，認識了這些遺老學者，受到鼓勵編纂南明歷史。他們指出，南明由福王（安宗）開始，經唐王（紹宗）、桂王（昭宗）、監國魯王，到鄭成功（賜姓）臺灣政權的最後覆滅，歷時凡四十多年，期間史事，異常複雜。清朝政府編纂《明史》，出於政治戒心，對於南明史事，多所隱諱，並且為了打擊南明的政治合法性，不為南明諸王及鄭成功設立專門條目。而有關南明的私家著述、筆記等，又充斥道聽途說，錯誤甚多。他們希望錢海岳能夠「勒為一書」，寫出南明專史。錢海岳欣然受命，從此展開其編纂南明歷史這宗「名山業」、「奇功業」。至於是否這些前清遺老學者連同錢麟書正式召見錢海岳，曉以編纂南明歷史之大義；還是錢海岳從游諸公，逐漸形成編纂南明歷史之念頭，則並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錢海岳開始編纂南明歷史，必然在隨同父親入北京清史館之後，1925 年畢業於朝陽大學離開北京之前。這期間，他

³⁴ 同上注，頁 1。有關〈義例〉的撰寫日期，見頁 11。

³⁵ 《清史稿》，頁 14733–36。

與清史館諸公及當世鴻儒交往，本身史學功力亦自超卓，因利乘便，得以「搜內府黃案及故家書庫」，從宮廷檔案及私人藏書中搜集、抄錄南明史料。

錢海岳這個搜集南明史料的功夫，持續近二十年，累積的史料也達十多箱（緘固積十餘簏）。1928年至1937年間，錢海岳安頓於南京，繼續搜集南明史料。1931年，錢海岳正式動筆撰寫《南明史》，至1944年秋，終於完成。他在1944年冬至日（12月22日）的〈自識〉中說：「史稿始於辛未〔1931〕，至今冬方告成，屈指已十四易寒暑矣。才愧三長，未足躋著作之林，祇能存諸篋衍，用備治晚明史者參考云爾。甲申日長至，句吳錢海岳自識於烏垣學舍。」³⁶

在這十多年間，同樣有志於研究南明歷史、也曾經擔任清史館總纂的朱希祖，幫了錢海岳的大忙。錢海岳無論在搜集南明史料，或是構思、下筆等方面，都得到朱希祖的協助。朱希祖既將搜集到的南明史料借予錢海岳，又與錢海岳討論商榷：「戊辰〔1928〕以後，整居南曹，嘗晤朱君希祖，希祖固治南明史而未遑成書者，相與往復，上下其議論，並承假史材，頗窺羽陵西陽之祕。坐曹無事，發凡起例，以次筆削，輒有規模。不意東海揚塵，避地巴蜀，是書以在行笈，幸未散佚。曝直史館，日事編摩，乃出舊藁重加刊正，約以義法，訖今秋而全書成，命曰《南明史》，定為百卷。爰付削氏，以示方來。」³⁷

朱希祖比錢海岳早生二十多年，為國學大師章太炎弟子，先後振鐸於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論年齒，論名望，論地位，朱都比錢高得多，且又在南明歷史的撰寫一事上，為錢提供不少幫助，堪稱錢之良師益友。然而錢海岳僅以「君」稱之，且直呼其名，逕視之為平輩，這多少讓人有點詫異。朱希祖對於南明史事，多所留意，³⁸收藏南明史料達七百多種，至1937年6月，方擬編纂南明歷史，但一個月後，「七七事變」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朱希祖流離遷徙，未克成事。³⁹其實，早在1931年初，朱希祖就在《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上發表〈編纂南明史計劃〉，打算以三、四年時間，「擬用紀、傳、表、志舊法」，編纂成大約六、七十卷的南明史。⁴⁰錢海岳認識朱

³⁶ 《南明史·自識》，頁12。

³⁷ 《南明史·義例》，頁1-2。

³⁸ 朱希祖曾在《北大圖書部月刊》等雜誌上發表六十八則有關南明史籍的題跋及筆記、十四則關於其他書籍史料的題跋筆記，至1960年由北京中華書局編為《明季史料題跋》一書出版。

³⁹ 朱僂：《先君遜先先生年譜》，稿本，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珍本部，封面題為《朱遜先先生年譜》。〈出版說明〉頁4將《先君遜先先生年譜》誤作《朱君遜先先生年譜》。

⁴⁰ 朱希祖：〈編纂南明史計劃〉，1931年3月15日擬，原刊於《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第2卷第7期（1931年），轉載於《朱希祖先生文集》（中國近代學人文集初編4；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頁3305-12；又載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中華學術叢書；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38-41。

希祖，當於朱希祖擔任清史館總纂時期。而錢海岳自述其南明史動筆的年份，也正好是 1931 年，或者就是因為受到朱希祖〈編纂南明史計劃〉的號召鼓舞？可惜筆者未能找到任何朱、錢二人交往的資料，只能存疑。但必須指出：朱希祖在民初學林地位雖甚高，亦頗招物議。例如，與朱希祖同輩的楊樹達，對朱甚多批評，曾經語帶諷刺地說朱「於教授外，以賣書為副業，收入頗豐」，且因「售偽古物為士林所譏」；又謂北大學生抗議「朱希祖、馬裕藻兩主任把持學校，不圖進步」，輿論「稱快不已，朱馬二人之物望可知」；又引述與朱同屬浙江籍的單不庵，謂單憤於朱、馬之「貪」及「把持」，曾謂「欲北大辦好，非盡去浙人不可」。⁴¹ 當然，這都是楊樹達一面之辭，楊朱之間的個人恩怨，非本文所需處理者，只是要指出：即使錢海岳得到朱希祖的奧援，問津學林，而被目為朱希祖「一黨」，似也未必能夠一帆風順，何況錢海岳由始至終未有撰寫過合乎現代中國史學規範的學刊論文或專著，無法繳出「成績單」以證明自己能夠「玩」合乎現代中國史學規範的「遊戲」。

錢海岳 1944 年完成的《南明史》初稿，凡一百卷，歷經八年抗日戰爭及三年國共內戰而無所散佚。1950 年 10 月，柳亞子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身份視察無錫，與錢海岳會晤。蓋柳亞子創建南社，力倡漢族民族主義，行事力做明末復社諸子，也曾編寫《南明史綱》，對於錢海岳編寫《南明史》一事，早於 1941 年就有所風聞，但因當時他人在香港，曾經託人打聽，希望抄錄一份，後不了了之。⁴² 直至 1950 年 10 月才與錢海岳相聚太湖之濱，詩歌唱和，並將錢海岳的百卷本《南明史》初稿抄錄一份。⁴³ 同年冬，以治南明史著稱的謝國楨，「於柳亞子先生處見其稿本百卷」。⁴⁴ 能在戰亂流離中治史作書，復於建國之初見知於當世鴻儒，錢海岳運氣似乎不壞。

不過，從五十至六十年代，對於錢海岳而言，最有交情的，既非柳亞子也非謝國楨，而是顧頡剛。需要指出，筆者孜孜於朱希祖、柳亞子、謝國楨、顧頡剛這些學林重量級人物，並非出於勢利，而是力圖摸索錢海岳所可能建立的社會網絡。顧頡剛日記提及錢海岳之處甚多。1952 年 11 月 11 日，當時任教於復旦大學的顧頡剛從上海抵達老家蘇州，入住拙政園，與何人駿、沈勤廬、沈燮元、錢海岳會晤。這是顧氏日記對於錢海岳的首次記載，時錢海岳在蘇南文管會工作。翌日，顧「看錢海岳著《南明史》」，又「到海岳及陳墨篠處」。但是，當晚，何人駿、沈燮元等以主人身份設席款待

⁴¹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1924 年 11 月」條，頁 16；「1929 年 8 月 14 日」條，頁 30；「1930 年 3 月 30 日」條，頁 31。

⁴² 柳亞子（著）、柳無忌（編）：《南明史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史料〉，頁 313-14。

⁴³ 〈錢海岳〉，頁 144；〈出版說明〉，頁 5。

⁴⁴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400。這個柳亞子抄錄的錢海岳百卷本《南明史》初稿，於柳亞子逝世後，由柳夫人捐贈予中華書局，現藏該局圖書館。見〈出版說明〉，頁 5。

顧頤剛，錢海岳則不與焉。之後五天，顧頤剛遊覽蘇州附近的太湖等地，沈燮元等全程陪同，錢海岳亦不與焉。直至 11 月 18 日，顧頤剛於此日晚上離蘇返滬，而錢海岳與沈燮元在早上拜訪顧頤剛。⁴⁵ 要言之，顧頤剛此一蘇州之行，為期八天，與錢海岳碰面三次，不僅正式結識錢海岳，還初步讀過其《南明史》。同年 12 月 30 日，顧頤剛再次從上海赴蘇州，翌日到蘇南文管會「晤何人駿、沈燮元、彭恭甫、徐澧秋、錢海岳、汪克祐」，錢海岳位次為倒數第二。⁴⁶ 從日記的宴請名單、陪同人員名單以及文管會人名排列秩序來推測，錢海岳似並不佔據蘇南文管會要津。

1953 年 4 月初，顧頤剛又訪蘇州，期間與錢海岳、沈燮元等會晤、用膳，頗為頻密。6 日晚宴，錢海岳、沈燮元等是主人。7 日午宴，則錢海岳、沈燮元、何人駿等與顧頤剛同是客人；午宴後，顧頤剛「到勤廬、海岳、燮元談」。8 日，顧頤剛「自婁門出，至葑門歸，走盡蘇州東城濠，今生第一次也」，還被狗咬傷左腿。錢海岳、沈燮元、沈勤廬、徐星甫等全程陪同，又與顧頤剛「同到宮巷元大昌飲酒吃麪」，當晚仍由沈勤廬、錢海岳、沈燮元等設宴，此行想必令顧頤剛產生深刻印象。9 日下午，顧頤剛返滬，錢海岳、沈燮元等則於上午來訪。⁴⁷ 5 月，顧頤剛又訪蘇州。11 日，「到錢海岳處視疾」。⁴⁸ 同年 10 月 12 日，沈燮元、錢海岳到上海，會晤顧頤剛，「談到滬買書事」。翌日，顧頤剛請二人在錦江飯店吃晚飯。⁴⁹ 11 月，顧頤剛還兩次致信錢海岳。⁵⁰ 由此可見，1953 年內，錢海岳與顧頤剛過從甚密，交情不為不深。

1954 年 2 月 14 日，上海召開史學會年會，錢海岳、沈燮元參加會議之前，先來拜訪顧頤剛。是次會議成員凡四十六人，包括顧頤剛、李亞農、周谷城、楊寬等。⁵¹ 可知錢海岳畢竟仍參加了當時的大型史學會議，但有否發表論文，則不得而知。事後看來，這次學術會議，似也沒有為錢海岳提供更多問津學林的機會。3 月間，顧頤剛又致信錢海岳。⁵² 同年 7 月，顧頤剛調往北京，要將上海及蘇州的藏書等物件寄往北京，於是赴蘇州收拾打點。17 日，沈勤廬、錢海岳、沈燮元等不免又會晤、宴請一番。⁵³ 不料錢海岳、顧頤剛此番一別，即成永訣。1954 年 11 月 6 日、1956 年 7 月 16 日、1963 年 12 月 18 日，顧頤剛均曾致函錢海岳，但日記沒有記載信函內容。⁵⁴ 直至

⁴⁵ 《顧頤剛日記》，第 7 卷，頁 301-4。

⁴⁶ 同上注，頁 324。

⁴⁷ 同上注，頁 370-72。

⁴⁸ 同上注，頁 385。

⁴⁹ 同上注，頁 455。

⁵⁰ 同上注，頁 474-75。

⁵¹ 同上注，頁 506。

⁵² 同上注，頁 518。

⁵³ 同上注，頁 570。按，顧氏日記反映出錢海岳與沈燮元等過從甚密，但筆者未能找到錢海岳與沈燮元等人交遊之紀錄。

⁵⁴ 《顧頤剛日記》，第 7 卷，頁 611；第 8 卷，頁 91；第 9 卷，頁 785。

1971年6月7日，顧頡剛才從女兒顧潮的同學、錢海岳的外孫堵炳元的口中，得悉錢海岳的死訊，而痛呼「此真奇冤也」（見上文）。

綜合顧氏日記的相關記載，可知顧頡剛與錢海岳頗有交往，對錢海岳亦頗敬重賞識，視之為同行，但不視之為朋友。最明顯的證據，來自顧氏1978年7月20日的記載，時國家改革開放伊始，政治氣氛寬鬆，當日顧氏收到四川大學來信，得悉蒙文通於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消息，感慨良多，遂開列政治運動中「死去之同行」及「其他友人」兩列名單，錢海岳是在「同行」而非「友人」之列：

運動中死去之同行：李平心 蒙文通 陳夢家 童書業 錢寶琮 錢海岳 其他友人：陳萬里 王伯祥 柴德賡 陳乃乾 辛樹幟⁵⁵

可惜，錢海岳這位顧頡剛的同行，生前一直沒有通過發表論著及參加學術會議來建立其學術人脈，而是日以繼夜擴充修正其1944年就已經寫成的一百卷本南明史稿。1963年，謝國楨訪書南京，拜訪錢海岳，「見其治學之勤，老而彌篤修訂史稿，用力不輟云」。⁵⁶謝國楨的《增訂晚明史籍考》，也經常引述錢海岳的意見。⁵⁷朱希祖長子朱偁，於1965年3月11日日記中寫道：當日下午往南京圖書館山西路分館校對地方志卡片目錄時，看見錢海岳「猶在孜孜不倦整理南明史」。⁵⁸就這樣，至1968年錢海岳本人遇害前夕，他親手擴充、修正、謄清的南明史稿已經由一百卷增加至一百二十卷，這是繼柳亞子抄錄的百卷本稿本後的第二個版本。

不幸，1968年1月14日，錢海岳遇害於明孝陵後，其一百二十卷南明史稿亦被查抄。據顧頡剛引述錢海岳外孫堵炳元云，錢海岳遇害後，其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據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出版說明〉，錢海岳家人多方努力，終於尋回謄清稿的九十六卷，再配以草稿的二十四卷，都為一百二十卷，由錢海岳女婿堵仲偉收藏。而早於1971年4月，顧頡剛奉總理周恩來之命主持點校二十四史計劃，撰寫〈整理國史計劃書〉，就已經提出要尋回錢海岳南明史稿，「如能覓得，應置《明史》之後」。⁵⁹但當時參與計劃諸人認為，應待二十四史點校完畢後再議。1979年4月1日，堵仲偉送來錢海岳《南明史》目錄及引用書目。顧頡剛閱畢，當天作題跋，矢志將之出版，「不沒錢氏以四十餘年之精力完成此稿之苦心」。⁶⁰兩天後，堵仲偉將這一百二十卷本南明史稿送至顧頡剛處。翌日，王煦華報告了初步點算結果：「共

⁵⁵ 同上注，第11卷，頁573。

⁵⁶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400；〈出版說明〉，頁5。

⁵⁷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511, 1030。

⁵⁸ 轉引自〈出版說明〉，頁6。

⁵⁹ 轉引自〈出版說明〉，頁11。

⁶⁰ 顧頡剛1971年4月1日在堵仲偉送來的錢海岳《南明史》目錄及引用書目上的題跋。轉引自〈出版說明〉，頁11-12。

三十三冊，三千三百八十四頁，每頁五百字，合計一，六九二，〇〇〇字。加以整理，真一大工程也！」⁶¹十天後，4月13日，顧頡剛於日記中寫道：「予之心事有三部書當表章：一、吳燕紹：清代蒙回藏典錄，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紀，三、錢海岳：南明史稿。因與煦華談之。他日有便，當更與胡喬木院長言也。」⁶²顧頡剛坐言起行，翌日即「寫李文實長信，囑其編《南明史稿》」。⁶³5月9日，中華書局趙守儼、吳樹平來訪，商議出版錢海岳《南明史》問題，「守儼表示要在局內開會決定」。⁶⁴但是，翌年，1980年，顧頡剛逝世，這三部著作之出版，遂亦不了了之。又過了二十多年後，中華書局終於在2005年出版吳燕紹《清代蒙藏回部典彙》七十五冊，在2006年出版錢海岳《南明史》十四冊、孟森《明元清系通紀》四冊，堪可告慰顧頡剛、錢海岳諸公於地下矣。

錢海岳《南明史》之體裁、內容

筆者讀晚清民國學人的史學著作，往往或覺其文言甚多，但就體裁而言，無論是專書、學刊論文、教科書等，都是筆者感到「熟悉」或「理所當然」者。也就是說，晚清以來開創的新的社會科學研究範式，沿用迄今，如日中天，也自然成為史學研究的範式。在中國史學已經進入現代學術的科學範式的背景下，錢海岳的《南明史》讓人大吃一驚。

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錢海岳《南明史》，凡十四冊一百二十卷，卷一至五為本紀，分紀安宗（福王）、紹宗（唐王）、昭宗（桂王）、監國魯王；卷六至十四為志，分為曆、禮、選舉、食貨、兵、藝文六志；卷十五至二十四為表，分為諸王、諸臣封爵、宰輔、七卿四表；卷二十五至一百二十為列傳，卷二十五至二十八為后妃、諸王列傳，卷二十九至九十為南明史上主要人物傳記，卷九十一至九十三為儒林傳，卷九十四至一百為文苑傳，卷一百一至一百七為忠義傳，卷一百八為孝友傳，卷一百九至一百一十二為隱逸傳，卷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五為列女傳，卷一百一十六為宦官傳，卷一百一十七為姦臣傳，卷一百一十八至一百二十為畔臣傳；最後為引用書目。這種體裁，是中國史學傳統上的正史體裁。用錢海岳自己的話來說，這種設計，是「一本天王正統」，「辨名正位，扶統立極」，「嚴華夷，辨正閏，別名分，植綱常」。⁶⁵換言之，是以儒家利用《春秋》而創立的君臣正統政治秩序觀念，來撰寫南明

⁶¹ 《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642。

⁶² 同上注，頁646。〈出版說明〉頁12亦引述同一段日記，但日記之「清代蒙回藏典錄」，〈出版說明〉則作「清代蒙回藏典彙」。2005年中華書局正式出版該書時，書名也改為《清代蒙藏回部典彙》。

⁶³ 《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646。

⁶⁴ 同上注，頁656。

⁶⁵ 《南明史·義例》，頁3，4，10。

歷史。因此，正統、忠義這些字眼，洋溢於錢海岳的筆端，以 1944 年 12 月 22 日即「崇禎甲申後三百年日長至」作為其百卷本《南明史》完成的日期，反映其對於明朝的認同，固不待言。又，不僅「三朝悉為本紀」，⁶⁶而且「傳列女者，所以愧男子之二其行者也」，⁶⁷還提倡「封疆之臣，與地存亡；郡縣之吏，與城存亡；謀人之國，國亡則死；謀人治軍，軍敗則死，此人臣之通義也」。⁶⁸

錢海岳這種手筆、這種思想，即使按照王爾敏對於二十世紀「非主流」史學及史家的充滿同情的尺度來衡量，恐怕也「不入流」。⁶⁹試看王爾敏筆下「國粹學派」之劉師培、章炳麟等，「南高」與「學衡」之柳詒徵、張蔭麟等，「戰國策學派」之林同濟、雷海宗等，「新亞學派」之錢穆等，「歷史地理學派」之竺可楨、張其昀等，「國民黨黨史會」之羅家倫、李雲漢等，「江湖史學家」李敖，「香江碩果」簡又文、羅香林、饒宗頤；「海外孤忠」周策縱、柳存仁、陳祚龍，⁷⁰把錢海岳與這些「非主流」史家一比較，就顯得錢海岳更加「非主流」。出身小學、中學教師，呼籲國人以「溫情與敬意」看待本國歷史的錢穆，也曾以傳統史學體裁撰寫《先秦諸子繫年》及《朱子新學案》，但是，「繫年」體與「學案」體仍然能夠符合現代史學範式對於史料整理的「科學」要求；而錢穆更廣為人知的《國史大綱》，有相當濃厚的《資治通鑑》味道，但其對象不再是帝王將相而是現代國民，並且採用教科書體裁，比起錢海岳的國史紀傳體，反覺更加進步，更加「主流」。至於王爾敏筆下錢穆弟子孫國棟、余英時、遼耀東、羅炳綿、羅球慶、蘇慶彬等令「中國傳統史學不絕如縷」、「支撐至 20 世紀之終」的史家，⁷¹又有誰像錢海岳那樣以紀傳體寫作！

誠然，朱希祖於 1931 年發表其〈編纂南明史計劃〉時，表示要用三、四年時間，「擬用紀、傳、表、志舊法」，編出約六、七十卷的南明史，⁷²而朱希祖作為章太炎弟子，也有濃厚的漢族民族主義思想，但對於錢海岳義無反顧地投入中國傳統正史範式的做法，恐怕也會有所保留。謝國楨對此也感尷尬：「且以今日而仍用紀傳體裁，亦有商榷之處。」⁷³我們或者不必用「封建」這個被濫用、誤用的詞彙來厚責錢海岳，但時至今日，仍然表彰忠義節烈，推崇帝王正統，提倡君臣父子的政治秩序觀，實在令

⁶⁶ 同上注，頁 3。

⁶⁷ 錢海岳：《南明史》，卷一一三〈列女傳·前言〉，頁 5281。

⁶⁸ 同上注，卷一一八〈畔臣傳·前言〉，頁 5423。

⁶⁹ 與筆者一同參加〈橫看成嶺側成峰：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之回眸〉研討會的孫隆基教授，戲謂錢海岳不算「非主流」史家，而是「非典」史家，蓋「非典」比「非主流」更「非主流」也，此雖謔言，亦甚傳神，謹此記之以為鳴謝焉。

⁷⁰ 王爾敏：《20 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前言〉，頁 1-12。

⁷¹ 同上注，頁 7。

⁷² 朱希祖：〈編纂南明史計劃〉，載《朱希祖先生文集》，頁 3311；又載《朱希祖文存》，頁 340。

⁷³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 400。

人不知所措。因為這套史學觀念，自從梁啟超開始，就已經為中國史學界所批判及唾棄了。本文開頭時，引述貝克爾虛擬的兩名二十世紀美國歷史學教授面對十三世紀歐洲神學家阿奎那那發表《神學全書》而不知所措的場景，庶幾近之。分別在於：貝克爾這個場景是虛構，而錢海岳的一百二十卷《南明史》卻是窮四十年之力寫成的白紙黑字。

錢海岳以中國史學傳統上的正史體裁及正統思想編纂《南明史》，除了讓已經（自願或被迫或毫無選擇）進入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範式的中國史學家不知所措之外，對錢海岳本人最不幸的後果，是讓現代中國史學界難以評價其史學價值，因而只能出於客氣與善意，空泛讚頌錢海岳的勤苦，然後就是一片沉默。五十年代，柳亞子將錢海岳《南明史》百卷本抄錄一遍，即束之高閣；六十年代，謝國楨稱讚錢海岳「佔嗶之勤，蓄材之廣」；⁷⁴ 朱僕稱讚錢海岳「孜孜不倦」；⁷⁵ 即使顧頡剛孜孜以搜尋及出版《南明史》為念，亦歷數十年而始能成事。最近南炳文在一公共講座上，被聽眾問及此書時，肯定此書之史學價值，也指出此書仍有考訂與斟酌之空間，但沒有進一步解釋。⁷⁶ 如何解釋這種持續半個世紀的沉默？原因很簡單，大部份學者寬厚為懷，對錢海岳這樣遭遇不幸的作者，一般都只讚揚其優點，而不忍計較其缺點。但在這種同情的沉默之外，還有學術範式改變所造成的沉默。難倒現代中國史家的，不是錢海岳的文言，而是《南明史》採用傳統中國正史的紀傳體，沒有注釋，因此，雖然錢海岳旁徵博引，且開列出洋洋一百多頁、三千數百種的引用書目，其中有八百多種為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所未曾提及者，而地方志尚未被計算在內（詳見本文附錄），但是，究竟書中哪段文字依據哪本書哪條史料？即使對於南明史事非常熟悉的專家，仍須將錢海岳的文字，與相關史料的文字，逐篇逐句斟酌考證，否則無從判斷。一個折衷的方法，是以南明歷史的部份主要事件為對象，比較錢海岳《南明史》與其他南明史料及南明史研究（例如顧誠《南明史》）之異同，則錢氏於剪裁史料、辨證考異方面的「史才」、「史識」，當可得一公允之評論。唯本文篇幅所限，恐需留待另文探討了。

其實，中國傳統史學範式中，仍然有許多可以見容於現代史學範式的寫作形式，例如朱希祖對於各類明清史料的題記，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對於各種史料的提要、辨證，都是將中國傳統的校讎學知識結合歷史研究的佳作。而中國傳統史學的編年體，尤其保持其強大的生命力，原因是編年體比較能夠符合現代史學範式中對於「科學」、「客觀」的追求。郭廷以分別於 1963、1986、1979 年出版之《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厥為中國近現代史之名

⁷⁴ 同上注，頁 400。

⁷⁵ 轉引自〈出版說明〉，頁 6。

⁷⁶ 南炳文：〈修訂中華本「二十四史」《明史》的設想〉，載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日知論壇〉（二十一），2007 年 4 月 20 日，<http://sohac.nenu.edu.cn/asia/bbs/baogao/21.htm>。檢索日期：2008 年 6 月 10 日。

著，無論矣。孟森(1868–1937)的《明元清系通紀》，採用中國傳統史學的編年體裁，以時間為經，而緯以《朝鮮實錄》等各種史料，則孰事出於孰段史料、孰段史料見收、孰段史料見棄，一目了然，無論贊成反對，商榷修訂，均覺容易可行。即使目前聲勢浩大的「清史工程」，也仍然是略加改造之紀傳體，以充份之史料考異，輔助正文。由是觀之，紀傳體亦非必然不能立足於現代中國史學。可惜，錢海岳沉醉於其春秋筆法，對於南明史最需要用力之處——史料之辨證考異，儘管引用史料甚多，貢獻反而不彰。這是錢海岳《南明史》之一大缺點，不容否認，也不應把錢氏之不遇，純粹歸咎於個人運氣不濟或者學術範式之轉移。

總 結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界，用紀傳體寫作而仍獲認可之唯一例外，也許只有與錢海岳同年出生、以研究太平天國著稱的羅爾綱(1901–1997)。但羅爾綱與錢海岳相比，有兩大優勢。第一，羅爾綱是現代中國史學權威胡適的弟子，得到胡適的賞識與扶持，早已發表學刊論文和出版專書，例如1937年出版《太平天國史綱》，1943年出版《太平天國史叢考》，⁷⁷並自三十年代起先後任職於北京大學及中央研究院，1949年後又調入中國科學院(1979年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經成為史學界公認的太平天國研究權威。相比之下，錢海岳則既無著作，又無人脈，也無適合的學術單位。第二，太平天國運動是被國共雙方都認可的「革命」，對於史學家而言，太平天國是個難得的「政治正確」題目，且其「政治正確」性長久「保值」，至本世紀初才逐漸「貶值」。相比之下，錢海岳的《南明史》歌頌南明君臣百姓對於滿清的抵抗，雖然勉強通得過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審查，但是書中的君臣思想、儒家倫理，就恐怕難逃「封建糟粕」的標籤了。

不過，即使以羅爾綱學術地位之穩固、其研究對象之「正確」，其《太平天國史稿》的編纂體例的改變，仍然反映出傳統史學體裁的弱勢(或現代學術範式的強勢)。原來，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初版由開明書店出版於1951年，該書以傳統的紀傳體寫成，分為本紀、表、志、列傳。羅當時在其自序中亦言：在中國正史系統中應該有一部用紀傳體寫的太平天國史。之後，羅不斷為此認錯。他的1955年新版，雖然仍保持原有體裁，但序言已說這是「不正確的想法」；⁷⁸三十年後(1985年)，他為1991年方由中華書局出版之《太平天國史》寫序時，仍說這是「一時間錯誤地把農民起義納入封建皇朝史裏面去的謬誤說法，而不是我撰寫的動機」；⁷⁹甚至在其自傳《生涯再憶：羅爾綱自述》中，仍不忘指出這是「一時間失檢寫的話」，且當時亦已聲明，謂「初

⁷⁷ 此二書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第4編，第79冊。

⁷⁸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自序〉，頁1

⁷⁹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自序〉，頁4。

不擬以紀傳體撰述」，⁸⁰ 又強調自己秉承毛澤東對於歷史遺產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批判地接受一切有益的東西」之教。⁸¹ 而且，羅爾綱並不止於認錯，還付諸實際行動，1957年中華書局再版《太平天國史稿》，羅爾綱就在原本的紀傳體前加入一卷〈序論〉，實際上是太平天國歷史的撮寫及論述，於是，1957年版《太平天國史稿》的體裁就變成：序論、本紀、表、志、列傳。1958年，羅爾綱開始撰寫《太平天國史》，本擬取消洪秀全、洪天貴的本紀，移之入列傳，以便清除「紀傳體濃重的封建性」，但是，本紀也有編年性質，取消本紀，勢難將太平天國的重大史事交代清楚。於是，羅爾綱把本紀取消，而代之以〈紀年〉，實際上就是《春秋》的編年體。1977年，羅爾綱鑑於〈紀年〉「案日紀事，不見首尾，不相聯屬，絕無組織」，因此雖不更動〈紀年〉的名稱，卻改用綱目體，「以大字提要做綱，小字敘事做目」。另外，既然本紀已經取消，洪秀全、洪天貴又納入列傳，於本紀記錄君王事跡、列傳記錄人臣事跡的傳統體例不合，於是把〈列傳〉更名為〈傳〉，於是，1991年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的《太平天國史》，就採用了這樣的體裁：序論、紀年、表、志、傳。⁸² 由此可見，羅爾綱1991年出版其《太平天國史》時，其體裁與四十年前即1951年的《太平天國史》已經有很大分別，羅爾綱很後悔自己沒有強調這種分別，而「還錯誤地仍稱為紀傳體」。⁸³ 錯誤與否，今天相信不必爭辯，但值得注意的是，羅爾綱這四十年間對於其紀傳體《太平天國史》的低聲下氣的認錯與苦口婆心的改造。羅爾綱在紀傳體等同於封建糟粕這個政治判斷上，是完全沒有反抗餘地的，他收復失地的唯一理由，是傳統紀傳體有其記錄歷史的實際好處（例如編年、列傳）和無法替代的功能（例如志、表）。羅爾綱尚且必須如此「與時並進」，即使錢海岳擁有類似羅爾綱的學術地位及資源，他的《南明史》恐怕也要經歷一番「鍛煉」。

步入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界已經由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學這類高等研究機構主導。錢海岳雖有嚴格的家庭教育及國學根基，但只有北京朝陽大學本科生的學歷，又缺乏人脈，未能打進高等學術圈，而他所選擇的正史紀傳體裁，又不為當代學術研究範式所接受。因此錢海岳的一生，可謂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比他早一輩的朱希祖、顧頡剛無論矣，與他同輩的同鄉錢穆、與他同年出生的謝國禎和羅爾綱，均以史學成名，而錢海岳則長期默默無聞，齋志以歿。錢海岳及其《南明史》的命運，反映出傳統史學範式的沒落，見證了現代中國史學研究範式的變化。筆者於錢海岳先生，既哀其不幸，亦復嘆息其「不化」云。

⁸⁰ 羅爾綱：〈對創立綜合體史書體裁的探索〉，載所著《生涯再憶：羅爾綱自述》（學海鈞沉叢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84。

⁸¹ 同上注，頁81。

⁸²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自序》（1991年），頁7-9。

⁸³ 同上注，頁10-11。

附錄：錢海岳《南明史》書目與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之比較

表面上，錢海岳《南明史》第 14 冊引用書目，凡三千多種，數量遠多於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所觸及的史料。但是，錢海岳的書目，大都止於開列書名，少數才附有作者姓名及版本性質（例如抄本或刻本）。相對而言，謝著不僅羅網史料，開列書目，而且有簡明扼要的題記，甚至抄錄序言，可以說是迄今為止研究南明歷史最重要的工具書。然則，比較錢海岳書目與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畢竟有何意義？本文以為，通過這一比較，初步了解錢海岳南明史研究可能有哪些獨特史料，這對於日後評估錢海岳南明史研究的貢獻也好，對於南明史學的累積也好，似不無意義。

《南明史》的引用書目，分成「明人撰述」、「清人撰述」、「方志」三部份，本附錄只統計「明人撰述」、「清人撰述」，而不處理「方志」部份。又，兩書開載書目，往往有相似者，例如《南明史》第 14 冊頁 5518 之《潯陽紀事》，謝書頁 672 作《潯陽記事》，應該就是同一書，類似例子凡四十多種。由於《南明史》書目沒有提供更多版本資料，無從查勘，因此逕視為相同，而不予統計。由此而計算出：「明人撰述」不見於《增訂晚明史籍考》者 491 種，「清人撰述」不見於《增訂晚明史籍考》者 321 種。也就是說，錢海岳《南明史》引用書目，至少比《增訂晚明史籍考》所開載者多出 812 種，而方志尚不與焉。但是，這 812 種書，並非全都是珍稀難得的南明史料，例如《天工開物》、《明儒學案》、《大清實錄》等，它們的內容，不完全針對南明，宜乎謝書之不載也。

另外，錢海岳編排書目時，也頗多可議之處，例如書目開列《侯忠節公年譜》及《侯忠節公全集》二書（頁 5526, 5527），其實謝國楨已指出，《侯忠節公全集》內收有年譜，⁸⁴ 是則一書而拆成二書矣。又第一部份「明人撰述」編號 69《史料叢編》、編號 70《史料叢刊》，乃係民國時期故宮文獻館出版，不宜算作明人撰述；編號 304《偶然云集》作者湯之錡、編號 319《舟車集》作者陶季、編號 327《鶴鳴堂集》作者任元祥、編號 435《懷葛堂集》作者梁份、編號 457《蒿庵集》作者張爾岐等，生當明末清初，或終身不仕，或效力清朝，或考取清朝之科舉功名，⁸⁵ 而錢海岳一律視為明人撰述，這種做法也值得商榷。

⁸⁴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 838-39。

⁸⁵ 以上五種史料的作者及其生平，蒙一位評審人指點，筆者非常感謝。

一、《南明史》「明人撰述」書目不見於《增訂晚明史籍考》者 491 種（編號為筆者按照原書目順序所加）：

- | | | | |
|-----------------------|-------------------------|--------------------|----------------------|
| 1 殉難忠臣錄
明彭孫貽 抄本 | 21 瀝膽將軍遺事記
明陳起相 抄本 | 45 中州人物考 | 75 撫江奏牘 明何應瑞 崇禎刻本 |
| 2 明季大臣年表
明徐樹丕 抄本 | 22 浮澗記
明馮京第 抄本 | 46 楚寶 | 76 劉戡山集 明劉宗周 康熙刻本 |
| 3 明儒學案 | 23 雜記
明張在宥 抄本 | 47 剖肝錄 | 77 蘭雪堂集 明王心一 順治刻本 |
| 4 監國新政記
明文震亨 抄本 | 24 海東餓夫傳 | 48 蕺山年譜 | 78 傲雪堂集
明申紹芳 抄本 |
| 5 孤臣碧血錄 | 25 錢忠介公葬錄 | 49 法幢自訂年譜 | 79 寅清疏草 明張元始 順治刻本 |
| 6 木居士憤言
明李模 抄本 | 26 從征實錄 | 50 金正希年譜 | 80 樸庵疏草 明姚思孝 順治刻本 |
| 7 蘇城紀變 | 27 靖海志
明彭孫貽 抄本 | 51 季重自叙年譜 | 81 蕪園文集 明葛徵奇 順治刻本 |
| 8 上海亂畧
明莫秉青 抄本 | 28 甲乙國變錄 | 52 陳子龍自訂年譜 | 82 夏文忠公遺稿
明夏允彝 抄本 |
| 9 右僉都御史祁公傳 明謝晉弘光刻本 | 29 北變紀事 | 53 語嵩禪師語錄 | 83 秦弱水集 |
| 10 路文貞公行狀
明歸莊 抄本 | 30 再生記異錄 | 54 天工開物 | 84 左忠貞公集 |
| 11 丙戌紀事
明潘馴 抄本 | 31 流寇志
明李確 抄本 | 55 無聲詩史 | 85 左忠貞公贖稿 |
| 12 隆永兩朝統紀
明鄭逢玄 抄本 | 32 從戎始末、兵燹始末 | 56 韻石齋筆談 | 86 叩否集 明梁以樟 康熙刻本 |
| 13 粵滇紀錄
明阮旻錫 抄本 | 33 劫餘偶記
明鄭與僑 抄本 | 57 樵書 明來集之 康熙刻本 | 87 無他技堂稿 明蔣臣 順治刻本 |
| 14 永州野史畧
明易三接 抄本 | 34 紀亂 | 58 南行偶筆 明來集之 康熙刻本 | 88 作求堂集 明曾化龍 崇禎刻本 |
| 15 永州忠鬼錄
明易三接 抄本 | 35 記事畧 | 59 鈍吟雜錄 | 89 青霞館集
明吳麟瑞 抄本 |
| 16 瞿留守傳
明劉遠生 抄本 | 36 山城紀事
明王開禧 抄本 | 60 容膝居雜錄 | 90 澤畔吟 明周燦 順治刻本 |
| 17 臨桂伯瞿稼軒傳
明劉湘客 抄本 | 37 留都見聞錄
明儲懋端 抄本 | 61 闡義 | 91 太霞集選 明杜文煥 崇禎刻本 |
| 18 顯考稼軒府君行實 明瞿嵩錫 抄本 | 38 三朝實錄
明李遜之 抄本 | 62 太白劍 | 92 玄聞閣詩草
明申續芳 抄本 |
| 19 定番殉難紀事
明王睿 抄本 | 39 復社紀事
明華渚 抄本 | 63 山中聞見錄 | 93 文嗜堂集 明朱芾煌 康熙刻本 |
| 20 尋親紀程 | 40 懷舊集 | 64 廣東新語 | 94 槐川堂留稿
明王夢鼎 抄本 |
| | 41 姑蘇名賢小記 | 65 絳雲樓書目 | 95 靜遠堂集
明秦壩 順治刻本 |
| | 42 姑蘇名賢續記 | 66 汲古閣書目 | |
| | 43 吉州人文紀畧
明賴良鳴 康熙刻本 | 67 百歲堂書目 | |
| | 44 紹興鄉賢世次錄
明唐元經 順治刻本 | 68 明進士題名碑 | |
| | | 69 史料叢編 | |
| | | 70 史料叢刊 | |
| | | 71 林確齋文鈔 明朱議霧 康熙刻本 | |
| | | 72 太古堂集
明高弘圖 抄本 | |
| | | 73 泊水齋文鈔 | |
| | | 74 中丞詩集 明練國事 崇禎刻本 | |

- | | | | |
|-------------------------|------------------------------|------------------------------|------------------------------|
| 96 亦園全集
明孫萊 順治刻本 | 119 五石居詩鈔
明陳紹英 抄本 | 142 浪跡集 明曹履泰
康熙刻本 | 167 江止庵遺集 明江
天一 康熙刻本 |
| 97 吳吏部集 明吳本
泰 順治刻本 | 120 雪屋集 明孫永祚
順治刻本 | 143 空齋遺集 明鄭賡
唐 康熙刻本 | 168 肆雅堂集
明孫臨 乾隆刻本 |
| 98 春雨草堂集 明宮
偉鏐 康熙刻本 | 121 錢仲子初集
明錢默 崇禎刻本 | 144 保閒堂集續集 | 169 存遠齋詩草
明胡甲桂 抄本 |
| 99 勳卿文集
明范鳳翼 抄本 | 122 河村文集 | 145 懸榻編
明徐芳 康熙刻本 | 170 寒石先生文集 |
| 100 會秋堂文集
明宋曹 順治刻本 | 123 葛坡草堂集 明韓
國植 崇禎刻本 | 146 藏山閣外編 | 171 道山堂集
明陳軾 康熙刻本 |
| 101 青巖文集
明王之楨 抄本 | 124 詠懷堂集 | 147 三垣疏稿 | 172 恥躬堂文集詩集
明彭士望 康熙刻
本 |
| 102 明陽山房詩稿 | 125 醒美堂集 明水佳
胤 崇禎刻本 | 148 春浮園集 明蕭士
璋 順治刻本 | 173 樹廬文鈔 |
| 103 雲液草 明陸奮飛
崇禎刻本 | 126 拜環堂集 明陶宗
道 崇禎刻本 | 149 安閩疏畧 明陸青
原 順治刻本 | 174 蟬窩集 明黃以陞
弘光刻本 |
| 104 影園詩文稿 明鄭
元勳 乾隆刻本 | 127 尊水園集畧 明盧
世淮 崇禎刻本 | 150 九煙先生遺集 | 175 六松堂文集 |
| 105 官石人稿雪鴻洞
續稿 官撫辰 | 128 溯園文集 明賈開
宗 康熙刻本 | 151 容庵疏稿、存稿
明許令瑜 抄本 | 176 榆墩集 明徐世溥
康熙刻本 |
| 106 螢芝集 明張明弼
順治刻本 | 129 甌安館集 明黃景
昉 崇禎刻本 | 152 天愚山人詩文集
明謝泰宗 康熙刻
本 | 177 陳士業先生集 |
| 107 濯足庵文集
明張怡 抄本 | 130 友清堂文集
明林欲楫 抄本 | 153 遠遊篇
明周嬰 弘光刻本 | 178 雅似堂集 |
| 108 穀園文集
明楊彝 抄本 | 131 寶綸堂集 明傅冠
崇禎刻本 | 154 長興伯遺集 | 179 湘帆堂集 明傅占
衡 康熙刻本 |
| 109 樸巢詩文選
明冒襄 康熙刻本 | 132 楊忠節公遺集 | 155 天愚老人遺集
明黃毓祺 抄本 | 180 寶綸堂集
明陳洪綏 |
| 110 王煙客集 | 133 石倉詩文集
明曹學佺 抄本 | 156 金忠節公集 | 181 寒支初集、二集 |
| 111 山香集 明馬壬玉
雍正刻本 | 134 文直行書詩文選 | 157 錦鱗詩集 | 182 夕陽寮存稿
明阮旻錫 抄本 |
| 112 假庵集
明歸昌世 抄本 | 135 綠雪樓集 明熊明
遇 順治刻本 | 158 洵美堂集 | 183 王中祕集
明王鳴雷 抄本 |
| 113 減庵文集
明王挺 抄本 | 136 葛司農遺集 明葛
寅亮 康熙刻本 | 159 松龕疏稿、存稿
明錢嘉徵 康熙刻
本 | 184 寶忠先生遺稿 |
| 114 白茅堂集 | 137 雲隱堂詩集文集
明張鏡心 康熙刻
本 | 160 璞庵集 | 185 樓山堂集 |
| 115 瑤光閣集 明黃端
伯 乾隆刻本 | 138 淨香池稿 明賀世
壽 崇禎刻本 | 161 竹石居詩 | 186 野獲園集 明歐陽
鉉 順治刻本 |
| 116 王湘客文集 明王
若之 順治刻本 | 139 瞻六堂集 | 162 懷古堂文集 明胡
時忠 順治刻本 | 187 梁節愍公遺集
明梁于浚 抄本 |
| 117 幾亭全書 明陳龍
正 康熙刻本 | 140 觀專堂集 明錢繼
登 康熙刻本 | 163 淳村先生詩文集
明曹元方 抄本 | 188 坻場集
明曾益 弘光刻本 |
| 118 王節愍公遺集 | 141 曹宗伯集
明曹勳 順治刻本 | 164 章柳州集 明章世
純 康熙刻本 | 189 端明堂疏草 明李
覺斯 崇禎刻本 |
| | | 165 此觀堂集 明羅萬
藻 康熙刻本 | 190 閒古齋集 明杜肇
勳 順治刻本 |
| | | 166 吳粟中全集
明吳玉爾 抄本 | |

- | | | | |
|------------------------------|-------------------------|--|---------------------------------|
| 191 虞山集
明瞿式耜 抄本 | 216 愛蓮軒集
明劉蒞 抄本 | 240 寒江集、寒香集、
青精草、青留草
明陳函輝 崇禎刻
本 | 262 容庵詩集辛卯集
文集 明孫爽 康
熙刻本 |
| 192 撫虔議草
明李永茂 抄本 | 217 陶密庵詩文集 | 241 小寒山子集 明陳
函輝 崇禎刻本 | 263 流覽堂殘稿
明姜垓 抄本 |
| 193 王文毅公詩文集 | 218 中州草堂遺集 | 242 陳寒山子文 | 264 悟香集霜鏡集辟
塵集四課 明陸賢
順治刻本 |
| 194 浮山文集 明方以
智 康熙刻本 | 219 曾二懷遺書
明曾植 抄本 | 243 洞山文集
明劉中藻 抄本 | 265 甲乙雜著 |
| 195 郭些庵遺集
明郭都賢 抄本 | 220 青箱集
明王貴德 抄本 | 244 莞爾集 明張肯堂
崇禎刻本 | 266 存笥草 明錢爾登
順治刻本 |
| 196 陳禮部存稿 明陳
子壯 崇禎刻本 | 221 敝帚集
明吳中蕃 抄本 | 245 章格庵遺書
明章正宸 抄本 | 267 蓮蕊居士詩選 |
| 197 陳文忠公遺集 | 222 東有堂集 明萬日
吉 順治刻本 | 246 余忠節公遺文 | 268 林涵齋集 |
| 198 石井山房文集
明姜曰廣 抄本 | 223 澹生詩文鈔
明高應雷 抄本 | 247 王季重文集 明王
思任 崇禎刻本 | 269 書帶草堂文集
明鄭濬 康熙刻本 |
| 199 二雲遺書
明曾櫻 抄本 | 224 壺山集 明陳孝威
康熙刻本 | 248 明鶴草堂集
明林時對 抄本 | 270 碩適集 清王禹謙
順治刻本 |
| 200 宛在堂集 | 225 癡山集 明陳孝逸
康熙刻本 | 249 在澗樓集
明徐之垣 抄本 | 271 紫芝軒稿 明祁班
孫 順治刻本 |
| 201 何忠誠公遺書 | 226 寒木居詩鈔 | 250 倘湖遺稿 明來集
之 康熙刻本 | 272 惺遜庵先生遺稿 |
| 202 章文毅公詩集 | 227 明夷草
明林洵 抄本 | 251 亦園集
明孫榘 抄本 | 273 闇齋文集 |
| 203 退思堂焚香日錄
明李陳玉 崇禎刻
本 | 228 蔬堂詩文集
明曹胤昌 抄本 | 252 陳忠裕公全集 | 274 張子文彬、詩枇
明張岱 抄本 |
| 204 二峯侍郎詩文集 | 229 方玉堂集 | 253 留庵詩文集
明盧若騰 抄本 | 275 續騷堂集 |
| 205 石庵尚書詩文集 | 230 閩園四部稿 明李
明睿 康熙刻本 | 254 棄草文集二集
明周之夔 抄本 | 276 節必居遺稿
明劉曙 抄本 |
| 206 曹司馬集
明曹燁 康熙刻本 | 231 燕峯文鈔 | 255 蟛蜞集
明林崑 抄本 | 277 留補堂集 |
| 207 客滇集 明汪郊
抄本 | 232 孤雲亭文集
明向文煥 抄本 | 256 王侍郎遺著 | 278 一笑堂集 明謝三
賓 康熙刻本 |
| 208 霜崖集 | 233 高霞堂集
明車以遵 抄本 | 257 馮侍郎遺書 | 279 春星草堂集 明杜
士全 崇禎刻本 |
| 209 平水集
明陳起相 抄本 | 234 道援堂集 明屈大
均 康熙刻本 | 258 妙遠堂集
明王亶 抄本 | 280 餘廉堂集 明吳履
中 康熙刻本 |
| 210 張文烈公集 | 235 耳鳴集 明王邦畿
崇禎刻本 | 259 柳潭遺集 明王自
超 康熙刻本 | 281 黃侍御疏稿 明黃
宗昌 康熙刻本 |
| 211 鈞璜堂存稿 | 236 海雪集箋 | 260 東農草堂文集
明錢肅圖 抄本 | 282 漕撫奏疏 明郭尚
友 天啓刻本 |
| 212 涂子一杯水
明涂伯昌 抄本 | 237 天叫集
明陳佐才 抄本 | 261 擊鐵集 明薛敬孟
康熙刻本 | 283 答問草 明郭尚友
萬曆刻本 |
| 213 王大司馬詩
明王燾 抄本 | 238 元氣堂詩集文集
明何吾騶 抄本 | | 284 鄭中丞益樓集
明鄭二陽 崇禎刻
本 |
| 214 環中堂文集
明方孔炤 抄本 | 239 廓園集
明毛壽登 抄本 | | |

- | | | | |
|---|-------------------------|-------------------------------|--------------------------------|
| 285 隴首集 明王與胤
順治刻本 | 312 觀物廬焚餘稿
明潘禔章 抄本 | 341 醕酌堂集 明陸廷
掄 康熙刻本 | 367 吳不官詩集 |
| 286 翠筠亭集 明石文
器 順治刻本 | 313 西廬文鈔 | 342 一老庵文鈔近稿 | 368 璧湖草堂文集近
集 明吳世式 康熙
刻本 |
| 287 華榕外集、西湖
行吟詩、驪剩語、
草角逸言 明曾隨
瑒 崇禎刻本 | 314 聖雨齋集 | 343 桐庵文稿 | 369 林古度詩選 明林
古度 康熙刻本 |
| 288 堆山先生文集 | 315 真冷堂集 | 344 陶園刪定詩集文
集 明徐晟 康熙
刻本 | 370 即庵詩文集 |
| 289 霞上緒言
明汪珂玉 抄本 | 316 茂綠軒集 | 345 懷古堂詩選
明楊炤 順治刻本 | 371 南窗草存文存
明薛鎔 康熙刻本 |
| 290 蓮山堂集 | 317 獨善堂集 | 346 徐元歎先生殘稿 | 372 大江集二集 明陳
衍 崇禎順治刻本 |
| 291 拙存堂逸稿 明冒
起宗 順治刻本 | 318 古調堂集 明張養
重 康熙刻本 | 347 玉沙集
明周同谷 抄本 | 373 嘯碧樓集 明戴揚
烈 康熙刻本 |
| 292 心遠堂集 明王永
積 康熙刻本 | 319 舟車集 | 348 葵園集
明呼谷 抄本 | 374 雪僧詩稿
明潘遠 抄本 |
| 293 龍溪集 明趙士亮 | 320 陋軒集 | 349 默庵遺稿 | 375 天潮閣詩文集 |
| 294 農山文集
明卓爾康 抄本 | 321 邵山人詩集 | 350 溪亭集
明嚴衍 抄本 | 376 擔當遺詩 |
| 295 浪泊甲乙集
明龔立本 抄本 | 322 春草閒房詩文集
明金俊明 抄本 | 351 采隱草傍秋庵文集 | 377 脈望齋詩草
明劉聯聲 抄本 |
| 296 蘧廬稿選 明韓上
桂 天啓刻本 | 323 曉庵詩文集 | 352 釋柯集南村稿
明蕭詩 康熙刻本 | 378 賴義士集 |
| 297 天益草堂遺集 明
馮元仲 康熙刻本 | 324 卧龍山人集
明葛芝 | 353 吳日千先生集 | 379 夏峯先生集 |
| 298 蔡忠烈公遺集 | 325 愚谷詩稿
明徐開任 抄本 | 354 詠歸堂集 | 380 紫峯集 |
| 299 陳忠貞公集 | 326 鈍吟全集 | 355 輞川詩鈔
明王灃 抄本 | 381 用六集 |
| 300 黃陶庵集 | 327 鶴鳴堂集 | 356 冰雪吟
明張以謙 稿本 | 382 張子詩選 |
| 301 陸桴亭先生遺書 | 328 江冷閣集 | 357 焉文堂集
明黃家舒 抄本 | 383 聰山文集 |
| 302 確庵文鈔續鈔 | 329 蛻草疣草紅牙集
明賀裳 康熙刻本 | 358 南村集 | 384 花王閣隱稿
明紀坤 抄本 |
| 303 愧訥集 | 330 龔山集
明方文 康熙刻本 | 359 木崖集
明潘江 康熙刻本 | 385 秋壑吟 明李孔昭
乾隆刻本 |
| 304 偶然云集 | 331 隰西草堂集 | 360 餘生詩稿 明戴本
孝 康熙刻本 | 386 楊園集 |
| 305 愚庵小集 | 332 青巖詩文集
明許楚 康熙刻本 | 361 天經堂集 明余藩
卿 康熙刻本 | 387 乾初先生集
明陳確 抄本 |
| 306 一木堂集
明黃生 康熙刻本 | 333 晚聞堂集 | 362 高雪堂集 明王環
石 康熙刻本 | 388 潛齋先生集 明應
搗謙 康熙刻本 |
| 307 谷簾先生集 | 334 陪集 明方中通
康熙刻本 | 363 悟秋草堂集 | 389 繭窩雜稿
明沈昫 康熙刻本 |
| 308 甌香館集 | 335 種書堂遺稿 明查
士標 乾隆刻本 | 364 觀復堂集 | 390 省軒文鈔翼雲山
人文鈔 |
| 309 織簾居文集 明顧
夢麟 乾隆刻本 | 336 三峯文集 明萬應
隆 雍正刻本 | 365 仁節先生集
明陶琰 抄本 | 391 學園集
明沈起 抄本 |
| 310 十峯草堂集
明錢肅潤 抄本 | 337 石白集 | 366 寒香館遺稿 | 392 待軒遺集 明張次
仲 崇禎刻本 |
| 311 力田遺稿 | 338 香草堂集
明龔賢 康熙刻本 | | |
| | 339 平庵詩集 明李沛 | | |
| | 340 鸞嘯堂詩文集
明李沂 康熙刻本 | | |

- | | | | |
|----------------------|--------------------------|---------------------|--------------------|
| 393 拜鵠堂集 明潘問奇 康熙刻本 | 416 歲星堂文集 明徐緘 康熙刻本 | 442 變雅堂集 | 472 懶齋別集 明通門 康熙刻本 |
| 394 白雲集 明張賁 乾隆刻本 | 417 斯友堂集 | 443 些山集 | 473 完玉堂詩集 明元憬 順治刻本 |
| 395 思古堂集 洪書 | 418 固亭遺稿 明朱用調 康熙刻本 | 444 周藹園集 明周士儀 康熙刻本 | 474 南來堂集 |
| 396 東江草堂集 明沈謙 康熙刻本 | 419 春酒堂文集 | 445 瀨園文集 明嚴首昇 順治刻本 | 475 曙堂詩集 |
| 397 采菽堂詩集 明陳祚明 康熙刻本 | 420 杲堂文鈔續鈔 | 446 之溪老生集 明先著 康熙刻本 | 476 光宣臺集 |
| 398 稽留山人集 明陳廷會 康熙刻本 | 421 石園文集 | 447 蒯緜館文集 | 477 个山集 |
| 399 徐孝先詩 | 422 愚囊稿 | 448 千山詩集 明韓宗騄 抄本 | 478 海棠居稿 |
| 400 孫宇台集 明孫治 康熙刻本 | 423 蕊泉文恒 明聞性道 康熙刻本 | 449 大樗堂集 | 479 列朝詩集 |
| 401 燹餘稿 明陸彥龍 康熙刻本 | 424 祝子遺書 | 450 紀夢編年 | 480 吾炙集 |
| 402 采山堂集 | 425 息賢堂集 | 451 咸陟堂集 | 481 同人集 |
| 403 蜃園集 | 426 嚴逸山先生文集 明嚴書開 康熙刻本 | 452 選選樓遺詩 明岑徵 康熙刻本 | 482 文灑 明錢肅潤 順治刻本 |
| 404 蕭林集 明錢棻 康熙刻本 | 427 謝程山遺書 | 453 丹九遺稿 明林際亨 | 483 懷舊集 |
| 405 董若雨詩文集 明董說 抄本 | 428 楷園文集 明孔鼎 康熙刻本 | 454 遙峯閣集 | 484 龍眠風雅 明潘江 |
| 406 旅堂詩文集 | 429 仰止堂集 明鄧履中 康熙刻本 | 455 羽飛文集 明胡奉旌 抄本 | 485 詩持 |
| 407 雁樓集 明徐士俊 康熙刻本 | 430 半庵文稿 明李騰蛟 康熙刻本 | 456 桑松風集 | 486 同岑初集 |
| 408 南肅堂申酉集 明李式玉 康熙刻本 | 431 草亭文集 明彭任 康熙刻本 | 457 蒿庵集 | 487 明文海 明黃宗羲 抄本 |
| 409 霞舉堂全集 明王暉 康熙刻本 | 432 四炤堂集 | 458 觀物齋詩文集 明趙士喆 | 488 明文授讀 |
| 410 張秦亭文集 明張丹 康熙刻本 | 433 愛琴館集 願學集 明陳允衡 抄本 | 459 徐稽庵詩選 明徐夜 康熙刻本 | 489 姚江逸詩 |
| 411 十笏齋詩鈔 明徐繼恩 康熙刻本 | 434 水田居士文集 | 460 織齋文集 明李煥章 | 490 詩慰 明陳允衡 康熙刻本 |
| 412 辛齋詩鈔 明陸嘉淑 康熙刻本 | 435 懷葛堂集 | 461 放鶴園草 | 491 過日集 |
| 413 谷水集 明胡夏客 雍正刻本 | 436 榴館初函集選 | 462 東海集 | |
| 414 賁趾山房集 明陸啓滋 康熙刻本 | 437 虎溪漁叟集 明劉命清 抄本 | 463 峒齋偶存 | |
| 415 謙齋文集 明蔡仲光 乾隆刻本 | 438 竹裕園筆語 明李日滌 抄本 | 464 古調堂初集 明馬之驩 順治刻本 | |
| | 439 犀崖文集 雲湖草堂集 明易學實 乾隆刻本 | 465 二曲集 | |
| | 440 石莊先生集 明胡承諾 康熙刻本 | 466 艾陵文鈔 | |
| | 441 藕灣全集 明張仁熙 抄本 | 467 砥齋文集 | |
| | | 468 榭葉集 | |
| | | 469 漑堂全集 | |
| | | 470 二楞庵詩卷 明通潤 康熙刻本 | |
| | | 471 寄巢詩 明道源 | |

二、《南明史》「清人撰述」書目不見於《增訂晚明史籍考》者 321 種（編號為筆者按照原書目順序所加）：

- | | | | |
|------------|------------|-------------|-------------|
| 1 明紀輯畧 | 26 儒林傳 | 55 臺灣紀畧 | 85 滇南碑傳集 |
| 2 明通鑑 | 27 文苑傳 | 56 至誼堂實紀 清李 | 86 滇繹 |
| 3 楚詩紀 | 28 貳臣傳 | 鍾準 康熙刻本 | 87 大清畿輔先哲傳 |
| 4 二介文集 | 29 逆臣傳 | 57 靖海記 | 88 海寧鄉賢錄 |
| 5 鑰山草堂詩合鈔 | 30 國朝耆獻類徵 | 58 江浙兩大畔案錄 | 89 烏青文獻 |
| 明王光承 王光烈 | 31 國朝學案小識 | 佚名 抄本 | 90 國朝天台耆舊傳 |
| 抄本 | 32 文獻徵存錄 | 59 文字獄檔案 | 91 東越儒林傳 |
| 6 三異人集 明林說 | 33 漢學師承記 | 60 甲乙史 | 92 金華徵獻畧 |
| 林尊賓 紀許國 | 34 碑傳集 | 佚名 抄本 | 93 湖北舊聞錄 |
| 康熙刻本 | 35 疇人傳 | 61 張獻忠本末 | 94 湖北詩徵傳畧 |
| 7 綏安二布衣詩鈔 | 36 畫徵續錄 | 62 雅安追記 | 95 廣州鄉賢傳 |
| 明丁之賢 朱國漢 | 37 聖安排日事跡 | 63 井蛙雜記 | 96 中宿文獻錄彙編 |
| 康熙刻本 | 佚名 抄本 | 64 崇禎雜錄 | 清白熾勳 抄本 |
| 8 寧都三魏集 | 38 福王小史 | 65 金陵通紀 | 97 昭忠錄 清白熾勳 |
| 9 明季事畧述注 | 佚名 抄本 | 66 金陵通傳 | 朱昶 抄本 |
| 清張軾 抄本 | 39 揚城殉難錄 | 67 吳郡名賢圖傳贊 | 98 中州先哲傳 |
| 10 大清實錄 | 40 商州司馬事畧 | 68 國朝甫里人物志 | 99 南陽人物志 |
| 11 汗青錄 | 清顧師軾 抄本 | 清徐達源 抄本 | 100 申氏世譜 |
| 佚名 抄本 | 41 王席門雜記 | 69 同里先哲志續 | 101 丹陽荊氏宗譜 |
| 12 明名臣盡節錄 | 42 江陰殉難實跡 | 清章夢陽 抄本 | 102 無錫華氏宗譜 |
| 佚名 抄本 | 清李維漢 抄本 | 70 婁東耆舊傳 | 103 泰興朱氏宗譜 |
| 13 續徵獻錄 | 43 江陰節義畧 | 清程邃 抄本 | 104 白洋朱氏宗譜 |
| 清曹溶 康熙刻本 | 44 江陰忠義恩旌錄 | 71 彭城錢氏文傳 | 105 餘姚姜氏宗譜 |
| 14 殘明表忠錄 | 45 蘇爵輔事畧 | 72 太原王氏傳畧 | 106 餘姚朱氏宗譜 |
| 佚名 抄本 | 46 蔣大鴻小傳 | 佚名 抄本 | 107 慈谿孫氏宗譜 |
| 15 勝朝殉節諸臣錄 | 47 湘潭脫難錄 | 73 宜興鄉評備考 | 108 冒嵩少憲副年譜 |
| 16 成仁集 | 48 定南紀事 | 清楊懷遠 抄本 | 109 劉忠介公年譜 |
| 清賀儀 抄本 | 佚名 抄本 | 74 桑梓見聞錄 | 110 奉常公年譜 |
| 17 明紀本末國書 | 49 安龍本末 | 75 邗記 | 111 華節愍公年譜 |
| 18 殘明大統曆 | 50 平南王元功垂範 | 76 廣陵事畧 | 112 冒巢民徵君年譜 |
| 19 殘明宰輔年表 | 清尹源進 康熙刻 | 77 寶應耆舊傳 | 113 曰舂山人年譜 |
| 20 明督撫年表 | 本 | 78 昭陽述舊 | 114 何忠誠公編年紀 |
| 21 明季湖南殉節諸 | 51 明季正氣錄 | 79 梓里舊聞 | 畧 |
| 臣傳 清鄧顯鶴 | 清張廷琛 抄本 | 80 續南宮舊德錄 | 115 先考田間府君年 |
| 抄本 | 52 及闕編 | 81 桐城耆舊傳 | 譜 |
| 22 東華錄 | 清朱觀賓 抄本 | 82 八閩人物志 | 116 牧齋先生年譜 |
| 23 滿名臣傳 | 53 成仁錄 | 清吳鳳舉 抄本 | 117 鄭成功年譜 |
| 24 漢名臣傳 | 清郭肇昌 抄本 | 83 滇小記 | 118 徐俟齋年譜 |
| 25 宗室王公表傳 | 54 延平忠節王始末 | 84 滇雲歷年傳 | 119 萬年少年譜 |

- | | | | |
|--------------------------|-------------------------|-----------------------|-------------------------|
| 120 鄭桐庵先生年譜 | 155 薪齋集二集 清呂陽 崇禎順治刻本 | 180 西北之文 | 215 願學堂文集 |
| 121 李屋園年譜 | 156 石園全集 清李元鼎 康熙刻本 | 181 改亭文集
清計東 康熙刻本 | 216 卧象山房文集 |
| 122 張鐵橋年譜 | 157 棲雲閣集 | 182 呂晚村文集 清呂留良 雍正刻本 | 217 託素齋文集 |
| 123 孫徵君年譜 | 158 青溪遺集 | 183 安雅堂文集 清宋琬 順治康熙刻本 | 218 己畦文集 |
| 124 閱世編 | 159 石雲居文集 清陳名夏 順治刻本 | 184 湖海樓集 | 219 解春集 |
| 125 柳南隨筆 | 160 東村集 清李呈祥 順治刻本 | 185 張文貞公集 | 220 四照堂集 清盧紘 |
| 126 今世說 | 161 抱真堂稿
清宋徵璧 | 186 鈍翁類稿 | 221 邈庵文集 |
| 127 寄園寄所寄 | 162 讀史亭文集 | 187 有懷堂存稿 | 222 在陸草堂集 |
| 128 仁恕堂筆記 | 163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 | 188 健松齋集 清方象瑛 康熙刻本 | 223 存研樓文集 |
| 129 曠園雜誌 | 164 張襄壯公奏議 | 189 讀書堂全集 | 224 汲亭文鈔 |
| 130 花笑廡雜筆 | 165 怡曝堂集 清蔣鳴玉 順治刻本 | 190 受祺堂文集 | 225 強恕齋文鈔 |
| 131 履園叢話 | 166 學古堂集
清韓詩 順治刻本 | 191 尤全堂全集 | 226 栩栩齋集 |
| 132 微尚錄 | 167 知還堂集 清李芳蘊 康熙刻本 | 192 方望溪文集 | 227 賀天山文集 |
| 133 發幽錄 | 168 楚村詩文集 清丘石常 康熙刻本 | 193 鈍齋文集
清方孝標 抄本 | 228 惜抱軒集 |
| 134 吹網錄 | 169 丁野鶴集 清丁耀亢 康熙刻本 | 194 西陂類稿 | 229 梅崖居士集 |
| 135 鷗陂漁話 | 170 醉白堂集 | 195 遂初堂集 | 230 筠庵文集 |
| 136 稗史助談 | 171 清止閣集 清趙進美 康熙刻本 | 196 南山集 | 231 句餘土音 |
| 137 薈叢編 | 172 香草堂集 清劉自燁 康熙刻本 | 197 杜溪先生文集 | 232 第六絃溪集 |
| 138 越縵堂日記 | 173 與袁堂集 清陳殿桂 康熙刻本 | 198 午亭文編 | 233 道榮堂集 |
| 139 嶺海見聞 | 174 瀑音碧桃笈逸存
清苗蕃 崇禎刻本 | 199 帶經堂集 | 234 蓮龕集 |
| 140 嶺海叢述 | 175 貽安堂詩集文集
清金漸皋 抄本 | 200 愚山全集 | 235 二十七松堂文集 |
| 141 洱海叢談 | 176 邈園文鈔 清李贊元 康熙刻本 | 201 青門類稿 | 236 名山藏 清葛筠 |
| 142 霞外攬屑 | 177 秋水集 | 202 桂留堂集 | 237 學文堂集 |
| 143 骨董續記 | 178 睡隱堂集 | 203 大觀堂集 | 238 依歸草 |
| 144 楚庭稗珠 | 179 青箱堂文集 | 204 寒松堂全集 | 239 思復堂文集 |
| 145 千頃堂書目 | | 205 六瑩堂集 | 240 小峴山人文集 |
| 146 培林堂書目 | | 206 海日堂集 | 241 南村草堂文鈔 |
| 147 經義考 | | 207 梧園文集
清吳農祥 抄本 | 242 天岳山館文鈔 |
| 148 二十二史劄記 | | 208 果堂文集 | 243 朱九江先生集 |
| 149 玉山朱氏遺書 | | 209 西溟文集 | 244 謫麟堂稿 |
| 150 擬山園選集
清王鐸 康熙刻本 | | 210 秋錦山房集 | 245 遺愁集 |
| 151 息齋集金文通公集 清金之俊 順治康熙刻本 | | 211 安序堂文鈔 | 246 明詩別裁 |
| 152 菴居文集 清張縉彥 崇禎刻本 | | 212 寒村詩文選
清鄭梁 乾隆刻本 | 247 明詩紀事 |
| 153 雪堂先生文集 清熊文舉 順治刻本 | | 213 七頌堂文集 | 248 國朝詩別裁 |
| 154 大中丞苗晉侯先生文集 清苗胙工 順治刻本 | | 214 鐵莊文集 | 249 天下名家詩觀初二集 清鄧漢儀 乾隆刻本 |
| | | | 250 四百家遺民詩 |
| | | | 251 晚晴移清詩滙 |
| | | | 252 江蘇詩徵 |
| | | | 253 國朝金陵文鈔 |
| | | | 254 金陵詩徵 |

- | | | | |
|-------------|------------|------------|------------|
| 255 京江耆舊集 | 272 白田風雅 | 289 橋李詩繫 | 306 蜀雅 |
| 256 曲阿詩綜 | 273 海陵文徵 | 290 國朝湖州詩錄 | 307 廣東文獻 |
| 257 錫山文集 | 274 五山耆舊集 | 291 越風 | 308 粵東詩海文海 |
| 258 梁溪文鈔 | 275 崇川詩集 | 292 諸暨詩存 | 309 嶺南詩鈔 |
| 259 梁溪詩鈔 | 276 崇川詩鈔彙存 | 293 三台詩錄 | 310 粵臺徵雅錄 |
| 260 江上詩鈔 | 277 桐舊集 | 294 金華詩錄 | 311 南海百咏續編 |
| 261 七十二峯足徵集 | 278 宛雅 | 295 縉雲文徵 | 312 海雲禪藻集 |
| 262 婁水文徵 | 279 小山嗣音 | 296 江西詩徵 | 313 黔詩紀畧 |
| 263 婁東詩派 | 280 射鷹室詩話 | 297 南昌文徵詩徵 | 314 黔詩粹 |
| 264 明練音練音續集 | 281 滇南文畧 | 298 永新詩徵 | 315 播雅 |
| 265 清練音初集 | 282 滇南詩畧 | 299 廣濟耆舊詩集 | 316 黔風舊聞錄 |
| 266 嘉定詩鈔 | 283 滇詩拾遺 | 300 湖南文徵 | 317 國朝山右詩存 |
| 267 松風餘韻 | 284 滇詞叢錄 | 301 常德文徵 | 318 山左明詩鈔 |
| 268 松江詩鈔 | 285 永昌府詩文徵 | 302 沅湘耆舊集 | 319 國朝山左詩鈔 |
| 269 青浦詩傳 | 286 畿輔詩傳 | 303 資江耆舊集 | 320 中州文徵 |
| 270 廣陵詩事 | 287 兩浙輞軒錄 | 304 蜀明詩選 | 321 中州詩鈔 |
| 271 揚州足徵錄 | 288 國朝杭郡詩輯 | 305 國朝全蜀詩鈔 | |

Qian Haiyue's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 Summary)

Wing-kin Pu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ife and work of Qian Haiyue (1901–1968), a rarely known Chinese historia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Qian's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a grand project that took him four decades to accomplish, virtually fell on deaf ears. It was not until 2006, or almost four decades after his tragic death, that his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was formally publish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was personal bad luck, as much as the paradigmic shif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leads to silence by which Qian and his work were engulfed.

關鍵詞：錢海岳《南明史》中國歷史學 研究範式

Keywords: Qian Haiyu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cademic paradigm

